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五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七千五百五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五

明



景泰八年

英宗皇帝天順元年
英宗復辟丙戌改元天順

今依宋子綱目

書唐中宗及分注睿宗例大書景泰八年而以天順元年分注其下

春正月羣臣請立太

子不許

帝不豫百官問安左順門太監興安出謂曰公等皆

羣臣揣測宦官
意指遂共議建
儲其為碌碌因
人際可想見至
有貞議請復立
沂王他日復辟

之謀機已隱伏
王文則云馬知
誰屬猶是賜金
時故智膠結于
中可見彼此各
懷私意何曾以
國事為念而維
禎舉筆更建為
擇且昌言吾帶
欲更寵利慈心
恬不為怪大臣
鄙謬若此高得
謂其有人心者
乎

朝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衆
嘿然都御史蕭維禎副都御史徐有貞退語諸御史
曰若皆知安意否僉曰安謂早請建儲耳維禎有貞
曰然乃謀請復沂王為太子議於朝大學士王文曰
今只請立東宮焉知上意誰屬學士蕭鎡曰沂王既
退不可再也乃共請建元良為太子維禎舉筆曰我
欲更一字因更建為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越四日
上之詔曰朕偶有寒疾十七日當早朝所請不允

英宗北狩蒙塵
本為軒璫所誤
返國而不開廷
政景泰之變君
貪位實非人情
天理所安則羣
臣思戴英宗固
為合于大義第
景泰病已危篤
神器豈能懸而

武清侯石亨右副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于南
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
謙及大學士王文于獄

先是帝輿疾宿南郊齋宮

十三日
戊寅

召石亨至榻前命

攝行祀事亨見帝疾甚退與都督張軌

玉次
子

及曹吉

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軌吉祥然之以

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盍

圖之徐元玉

有貞
字

翼日亨軌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

無所歸合英宗
 又將誰屬使能
 靜俟少時廷臣
 共迎復辟寧得
 謂非名正言順
 乃徐有貞石亨
 輩遽為奪門之
 計行險邀功不
 顧其主之躬冒
 危禍其事雖濟
 而其名則不可
 居况有貞前倡
 南遷之議彼時
 豈復知有英宗
 南城之舉止圖
 一已勲封並非

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軌曰已陰達之矣有貞曰必審

報乃可越二日亨軌與吉祥矯太后制夜復會有貞

所軌曰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升屋步乾象亟下曰

時在今夕不可失會明日帝將視朝門早啟有貞以

三鼓即至朝房亨軌等率羣從子弟家兵混同守禦官

軍並入明舊史云有貞令軌等詭言備非常勒兵入大內亨掌門鑰夜四鼓開門納之既入復閉

云以過外兵考明制皇城門鑰內監掌之石亨乃總兵官不應掌門鑰且是日早朝百官咸集若門啟

復閉何由得待漏闕下邪說本祝允明蘇材小纂不足據今依天順實錄羅通奏輯天色晦冥

繫懷君國且藉
手以洩私忿屠
狄忠良有貞方
目負不世功臣
不知實千古罪
人耳

軌等惶惑有貞趣行軌顧曰事濟否有貞大言曰必
濟進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見上皇子燭下上皇
問故衆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舉兵士惶遽不能舉有
貞等助挽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
拒弗納上皇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門升座
時百官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須
臾鳴鐘鼓有貞出號于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
賀百官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

朕復位其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

紀事本末云景帝聞鐘鼓聲大

驚問左右曰于謙耶既知為上皇連聲曰好好

遂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

士入內閣預機務命陳循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日中御奉天殿即位于謙俯聽宣諭畢即班執之與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同下獄

以許彬薛瑄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彬以石亨薦瑄楊善所薦也

改元大赦

秦襲據大位
為千秋公論

不容英宗固

復辟固不妨

荒以示大度

據事宣布曲

自明何必置

肆譏語傷忠

乎總由有貞

自暴其功故

此詔及廢鄭

制皆故之不

之餘力小人務

其私而固顧

廷大體即此

現奸邪心術

詔改景泰八年為天順元年大赦天下

詔辭曰衛拉特之變乘輿

被遮文武羣臣已立皇太子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遽

攘當守之位又曰旋易皇儲而立已子惟天不佑未

久而亡矧夫德之良多致沈

疾之難療徐有貞所撰也

錄奪門功

封石亨忠國公張軼太平侯輓文安伯楊善興濟伯

進徐有貞兵部尚書予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

有貞意未慊數請于亨曰願得冠側注

武弁也

從兄後

享入言之尋封武功伯

太監興安見有貞等俱選封賞言于帝曰當日若附和南

遷不知置陛下于何地又安有奪門功邪帝不應後
數日言官爭劾安黨逆宜斬帝宥之第罷其司禮監
而已而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戍陳循江淵于鐵嶺衛斥蕭鎡商
輅為民

先是徐有貞石亨等既定議迎復有貞恐亨等中變
乃于次日詭辭以激亨曰于謙王文已遣人迎襄世
子矣又曰帝已知君謀將于十七日早朝執君亨大
懼謀遂決及是謙文已下獄有貞與亨等噬言官劾

謙文謀迎外藩入繼大統命鞫于廷文抗辯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辭氣俱壯謙曰亨等意如此辯何益都御史蕭維禎曰事出朝廷不承亦難免遂文致其詞以逆謀律定讞坐極刑奏上帝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為無名乃棄謙等于市籍其家家屬戍邊以千戶白琦言榜謙等罪示天下於是一時希旨

取寵者率以謙為口實云

謙性忠孝才畧開敏自遭寇變亡身憂國敵先後入

犯卒不得逞皆謙功也為徐有貞石亨輩所嫉遂及于難死之日陰靈翳天朝野寃之太后聞謙死亦嗟悼累日指揮多喇者本蒙古降人隸曹吉祥麾下以酒酌謙死所慟哭吉祥怒扶之明日復酌慟如故謙之籍也家無餘貲惟正室鐫鑰甚固啟之則皆上賜物也都督同知陳遠收謙遺骸殯之踰年始歸葬杭州遠故舉將材出李時勉門下

罷巡撫提督軍務

者也 多喇舊作朶兒今改

石亨等追論其擊殺馬順事除名編管江夏後帝于

時王竑巡撫江
北改浙江參政

官中得竑疏見正倫理篤恩義語顧左右曰竑所奏多為朕也命還河州勅有司善視之

尚書王直胡濙致仕

直濙皆以年老乞休

直年七十有一
濙年八十有一

並賜金幣給傳

歸

初直為侍郎以次當入閣楊士奇不欲也及長吏
歸部凡十四年乃告歸時從諸佃僕耕蒔擊鼓唱歌

諸子孫更迭奉觴上壽直嘆曰窶西楊抑我今不得
共事我不能無望然使我在閣今當不免遼陽之行
安得與汝曹為樂哉後六年卒年八十有四謚文端
濙歷事六帝立朝幾六十年既歸三弟年皆七十餘
鬚眉皓白燕樂一堂遂名其堂曰壽
愷又七年卒年八十有九謚忠安

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

以太后制廢之

制曰庶次子郕王祁鈺性本梟雄逆
據天位神人共怒既絕其子又殃其

直之言性以優
游林泉為樂蓋
亦工于自謀者
跡其長吏部凡
十四年當土木
崇慶景泰繫位
皆親歷其事直
雖未入參政府
而身為六曹之
長視國故頗仍

漢不動念初未聞其出一謀發一慮依違苟全已非大臣竭忠奉國之義乃以幸免遼陽之行為得計且舉以貽訓子孫不亦鄙哉

身疾病彌留朝政遂廢吾雖母子之至情于大義而難宥其廢祔鉅仍為郡王如漢昌邑王故事辭亦徐有貞送歸西內皇太后吳氏復號宣廟賢妃削肅所撰也

孝皇后抗氏位號改稱懷獻太子為懷獻世子欽天

監監正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帝不從

初正統二年京師旱街巷

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說者謂雨帝者與弟也帝弟同音城隍者郡王再來還土地者當復辟也及是果驗

罷團營

從石亨言也

都督范廣素驍勇為于謙信任石亨嫉之張軌尤不相能乃誣廣與謙同謀為

共宗之言總因
而已私意而發
不但不合出諸
八子之口實令
人鄙笑耳

逆殺之執又謂殺前昌平侯楊俊以顏森奉帝還時
俊不開闕迎納也後軌入朝于路得暴疾輿歸痛楚
不堪而死時皆
以范廣為崇云

高穀罷

王文陳循等皆誅竄穀謝病帝以穀長者語廷臣曰

穀在內閣議迎駕及南內事嘗左右朕其賜金幣給

驛舟以歸

穀歸杜門絕賓客有問景泰天順間事概
不應居四年卒穀位至台司敵盧瘠田僅

足衣食而已成
化朝賜謚文義

以吏部侍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賢入閣位許彬薛瑄上與徐有貞共事帝深眷之未

幾進吏部尚書

郝王薨

諡曰
戾

毀所營壽陵葬金山與妖殤諸王公主墳相屬妃唐

氏等俱殉葬并欲令汪妃殉李賢以為不可乃止

妃

出居舊府時沂王已復儲位以妃前不欲廢立請于
帝令妃得盡攜宮中所有而出一日帝問太監劉栢
日記有玉玲瓏繫腰今安在栢言當在妃所帝命索
之妃投諸井而對使者曰無之已而告人曰七年天

子不堪消受此片玉邪後有言
妃出所攜鉅萬帝命檢取之立盡

明史贊曰景帝當位德之時奉命居攝旋正大位以繫人心事之權而得其正者也篤任賢能勵精政治強寇深入而宗社乂安再造之績良云偉矣而乃汲汲易儲南內幽閉朝謁不許恩誼愆然終于輿疾齋宮小人乘間竊發不克以令名終惜夫

三月以袁彬為錦衣衛指揮同知

初帝在逃北彬周旋左右一年之內帝視彬猶骨肉也南還後景泰帝授彬錦衣試百戶至是進指揮同知賜予優渥時召入曲宴叙患難時事歡洽如故時復立沂王見深為皇太子

封子四人為王

見濬

即見清
改名

德王

景泰中封榮王至是改封
後之藩德州又徙濟南

見澍

帝第

五子與下二王俱

秀王

後之藩
汝寧

見澤

帝第

崇王

後秀
王薨

在南宮時所生

無子即就
藩汝寧

見浚

帝第

吉王

後之藩
長沙

韃靼保喇寇邊

帝復位即遣都督馬政等使迤北賜故巴延特穆爾
妻金幣以帝在北時巴延特穆爾敬護尤至也保喇
遮政等執之而使使入賀且請獻玉璽帝敕之曰璽

已非真即真亦秦不祥物獻否由爾第毋留我使以

速爾禍保喇不受命遂寇延綏

都督李懋等敗死

犯寧夏

將參

種興戰歿

又遣千騎屯大同邊外窺偏頭關帝命石亨為

將軍討之亨至邊無功而還

已而保喇勢益熾邊警送至帝憂形于色恭順

侯吳僅侍進曰使于謙在當不令敵至此帝嘿然乃復命安遠侯柳溥禦之溥戰輒敗而飾小捷以聞

吳瑾克勤之子

夏四月帝露禱于上帝

以災異數見也復命廷臣列軍民利病以聞

襄王瞻塏來朝

初帝之北狩也諸王中瞻塏最長且賢衆望頗屬太
后命取襄國金符入宮不果召而瞻塏上書太后請
立太子命郟王監國書至景泰帝已立數日矣及帝
還京師居南內瞻塏復上書景泰帝宜朝夕省問率
羣臣朝朔望毋忘恭順帝既復辟石亨等誣戮于謙
王文以迎立外藩帝頗疑瞻塏尋于宮中得瞻塏所
上二書而金符固在太后閣中乃賜書召瞻塏比二

書于金滕比至宴便殿特命百官朝王于館尋請還
帝親送至午門外瞻塋伏地不起帝問叔父欲何言
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餒願省刑薄斂帝拱謝曰敬
受教

賑北畿山東饑

侍郎周瑄

字廷玉
陽曲人

賑北畿僉都御史林聰賑山東帝

恐瑄聰巡歷不能周遍復遣侍郎黃仕儁

四川富順人

繼

往聰屢請發帑帝召徐有貞李賢議有貞曰發帑賑

英宗遣官分路
賑濟未嘗不猶

恤民隱及林聰

屢請發帑即應

力予施行何必

更召大臣入議

而有貞輒倡言

沮撓善政實不

知其是何肺腑

至里胥乾沒因

不能保其必無

但不知責成有

司以察弊釐奸

使窮簷均沽實

惠而徒患奸胥

之遂遂竟忘百

姓之嗷嗷設非

李賢力持大體

濟徒為里書乾沒耳賢曰慮乾沒而不貸坐視民困

是因噎而廢食也帝卒從賢議

時方遣使通西域忠義前衛吏張昭上疏

曰畿輔山東仍歲災歎小民鬻賣子女無有售者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即成市儻望陛下用和番之費遣

使急賑庶猶可救報聞

五月彗星見

是月始見至八月餘芒尚存十月復見

下御史張鵬

字鵬霄涑水人

揚瑄

字廷獻冀城人

等于獄并逮繫都御

史耿九疇

字高範廬氏人

羅綺

致澤不下達
右有貞誠所謂
不有小人而仁
皆也

瑄印馬畿內至河間民遮訴曹吉祥石亨奪其田瑄
以聞并列二人怙寵專權狀帝語閣臣徐有貞李賢
曰真御史也遂遣官往覆而令吏部識瑄名將擢用
吉祥聞而大懼訴于帝請罪之不許未幾石亨自

延綏還會彗星見掌道御史張鵬周斌

字國用
昌黎人

等將

劾亨吉祥諸違法事給事中王鉉聞之洩于亨亨乃
先與吉祥泣訴于帝誣鵬為已誅內監張永從子結
黨排陷欲為報仇明日疏入帝大怒遂收鵬及瑄御

文華殿悉召諸御史擲彈章俾自讀斌且讀且對神色自若至冒功濫職帝曰彼率將士迎駕朝廷論功行賞何冒何濫斌曰此輩皆貪天功當時迎駕止數百人光祿賜酒饌名數具在今超遷至數千人非冒濫而何帝默然竟下瑄鵬及諸御史于獄榜掠備至且詰主使者瑄等無所引乃生九疇綺主謀并逮繫之

六月下大學士徐有貞及學士李賢于獄

有貞為曹石

石亨曹吉祥攬權志肆時謂曹石

所引用既得志則思

自異窺帝意亦微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亨吉祥不

能平數毀有貞于帝帝方寵有貞嘗屏人與語亨吉

祥令小豎竊聽故洩之于帝帝驚問輒對曰受之有

旨且曰外間無弗聞帝由是始疏有貞及楊瑄張鵬

獄起亨吉祥疑諸御史論劾皆有貞主之因并疑賢

二人遂同至帝前具陳迎駕奪門功因曰今內閣專

權欲先除臣等不然諸御史安敢爾相與悲哭不已

有貞與石亨

始則倖國爵

（朋比為奸既

志則門戶各

互相擠陷勢

並恣小人反

國無足深責

是英宗既從

貞之言而裁

曹石又因二

之潛而疎外

貞輒轉意移

無定見蓋致

小進其伎倆

綱所在豈宜

以手于人閣臣

不聞擅威權即

自宣示其罪以

明罰乃授意

官令其糾劾

一歲如同列之

小傾軋乎

帝心動乃諭言官劾有貞賢圖擅威權排斥勲舊遂

並下獄

大風雷雨電

大風震雷發屋拔木雨電大如雞卵擊毀奉天門東

吻正陽門下馬牌飛擲郊外都人震恐

以災變釋徐有貞李賢及耿九疇等降謫有差

風雹之變曹石二家尤甚

大木盡拔
電深尺餘

欽天監正湯序

本亨黨亦言上天示警宜恤刑獄帝感悟乃出有貞

賢綺為參政

有貞廣東賢
福建綺廣西

九疇布政使

江西

御史周斌

等十二人為知縣楊瑄張鵬成邊賢未行以尚書王

翔薦留為吏部侍郎

楊瑄張鵬初成邊東尋遇赦還
或謂二人當詣曹石謝二人不

可乃復

戊南丹

以通政司參議兼侍讀呂原

字逢源
秀水人

入內閣預機務

原內端外和石亨曹吉祥皆敬之每大議事有不可
據理爭未嘗諛言媚色徇人

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致仕

瑄在內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嘆曰君子見幾而作
寧俟終日遂致仕去

以翰林院修撰岳正

字季方
灤縣人

入內閣預機務

薛瑄既去帝謀代者尚書王翱以正薦帝亦素知正

名召對文華殿稱旨

正長身美鬚髯帝遥見色喜既
登陸問年幾何家安在何年進

士正具以對帝連稱善曰爾年正強
仕畿縣人又吾所取士正可輔朕

遂命入內閣以

官小欲擢為吏部侍郎兼學士會石亨進見帝語之
亨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未晚乃即以原官入

閣

秋七月承天門災

下詔罪已勅羣臣修省

進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復入內閣預機務

石亨知帝嚮賢雖恨賢無如何乃佯與交驩賢亦深

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顧問無虛日時帝亦厭亨吉

祥驕橫屏人語賢曰此輩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門朕今一斷之至公趨附者當自息賢曰願陛下制

之以漸時亨吉祥猶用事賢顧忌不敢盡言每從容論對所以裁抑之者甚至

改許彬為南京禮部侍郎

彬性坦率好交游不能擇人浮蕩士多出其門及參
大政欲杜門謝客舊游惡之競相騰謗遂不安其位
而出

謫岳正為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

正負氣敢言既為帝親拔益感激思自効或為匿名
書列曹吉祥罪狀吉祥怒請出榜購之帝令撰榜格
正與呂原入見曰為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

正以嘗石志
俱極權欲防其
似立意未嘗不
言但披陳前席
元以用計離間
詢言于讜論嘉
誅皆無所當及
比承密旨自宜
問哉切戒以庶
幾指過邪心乃

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
則愈匿帝是其言遂不究石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下
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梟林木間
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何所其人語塞
時亨吉祥恣甚正言于帝二人權太重恐久不可制
請以計間之帝曰即可以朕意告二人正出見吉祥
曰聞忠國公欲伺公所為使至宜謝遣之因勸吉祥
辭兵柄又詣亨諭令自戕且云上使我告公如此二

惟持微詞相構
徒為奸侖所輕
汎失大臣處事
之體且正果知
二人之終將誅
叛尤當定計誅
鋤以杜後患何
轉欲保全終始
曲示主恩用意
亦太左矣正因
此遂為奸黨所
誣陷謀之不臧
適成其為迂儒
之無用耳

人揣知正意因詣帝前免冠請死帝內媿慰諭之而

責正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臣欲全上

恩故令早自為計耳二人聞益怒會承天門災帝命

正草罪已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構蜚語

謂正賣直訕上帝怒謫正欽州同知入閣僅二十八

日耳既行道漸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為尚書陳汝言

潼關所劾汝言亨黨正嘗言其不宜為尚書逮繫詔獄杖戍肅州方正

彼蕭時或有讓正以未信而諫者正曰上顧我厚懼
無以報稱子奈何以諫官處我後在戍所帝念之曰

岳正劄好只是大膽正聞自為僚贊迷帝前語而未
云臣嘗聞古人之言蓋將之死而靡憾也其自信不
回如此然意廣才疎欲以縱橫之術
離間權倖反為所噬人皆迂而惜之

大赦

以承天門災也

放徐有貞于金齒

有貞既出石亨等憾未已必欲殺之令人投匿名書
指斥乘輿因奏云此有貞怨望所為追執之德州下
詔獄榜治無驗會肆赦亨等慮有貞見釋乃言于帝

曰有貞自撰武功伯券辭云纘禹成功禹受禪為帝
武功曹操始封也有貞志圖非望帝出示法司法司言
當棄市帝以犯在赦前免死發金齒為民

九月以太常寺少卿彭時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景泰初時入閣

事具前

尋丁繼母憂力辭不允明年兵

事消息得請終制及除服景泰帝命供事翰林院不
復與閣事至是帝特召見仍命入閣閣臣為帝親擢
者時與岳正二人而已然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

王振初因英宗寵任擅切威權毒深朝右已不容誅及逞私意懲怒北征以致覆軍倚事危陷乘輿使其身尚存雖寸磔不足以謝天下復何足憫念之有乃英宗為之立祠賜祀崇禮有加

對而賢雅推重時退必咨之時引義爭可否或至失

色賢初小忤久之心折曰彭公真君子也

冬十月詔為故太監王振立祠

帝憫念振復其官刻香木為振形招魂以葬建祠祀

之賜額曰旌忠

羅綺赴廣西過家未行會磁州同知龍約自京還與綺言天子為王振建

祠賜葬事綺嘆曰朝政如此吾輩自應降黜怨家聞而告之帝大怒立捕綺下獄籍其家成化初始釋為民

釋建庶人文奎

文奎建文帝少子永樂初幽中都號為建庶人帝憐

實出恒情好惡之外且以振之奸惡而祠類反以旌忠為號是非顛倒甚矣

其無罪久繫釋之

帝先問李賢賢頓首曰此堯舜用心也天地祖宗實式憑之帝意遂

決即鳳陽賜室字奴婢月給薪米聽婚娶出入文奎

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

幾卒

十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為昭武伯

戊寅天順二年春正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汝言附曹石由郎中驟進尚書陰險貪墨邊將皆出其門得賄無算始善徐有貞尋與曹石共擠之既而

又欲去曹石以自固亟于帝前陳二人過惡二人聞之大怒嗾言官劾之遂下獄籍其家贓數十百萬帝召大臣入視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遇若一身死無餘貨汝言官未久何多耶因連稱好于謙者三亨等俛首流汗不能對

上皇太后尊號

初岷王徽燦請上皇太后尊號禮部以非本朝故事乃止已而錢溥謂陳汝言曰復辟之初非奉太后詔

誰敢提兵入禁今論功行賞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
加寧非闕典汝言以聞帝大悅會汝言敗未及行至
是帝問李賢賢曰此莫大之孝也遂上尊號曰聖烈

慈壽皇太后

明代宮闈徽
號自此始

夏四月太子始講學于文華殿

自後日在殿之東廂即所謂左春坊也帝退朝御文
華殿閱章奏故令太子居此

復設巡撫官

時廷議復設巡撫乃命戶部侍郎年富字大有懷遠人巡撫

山東僉都御史程信

字彥實其先休寧人家河間

葉盛李秉

字執中曹

縣人巡撫遼東兩廣大同

秉持法公正總兵官不樂言其專擅帝召還尋以諧下獄

斥為民

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至授左諭德不拜

石亨知衆論不容欲引賢者為己重謀于李賢賢盛

稱與弼學行亨即屬賢草疏薦之帝遣行人齎璽書

加束帛徵與弼赴闕比至帝問賢與弼宜何官賢曰

宜以宮僚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召見文
華殿與弼辭曰臣草茆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
聲臣不幸有犬馬疾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堪供職
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官送館次
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不允乃
請以白衣假讀秘閣書帝曰欲觀秘書且勉受職居
二月與弼遂稱病篤賢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
曠舉帝然之賜勅慰勞齎銀幣遣行人送還

初與弼
在正統

吳與弼累薦不
起幾於高自位
置及此而應命
入京祇以教書
崇重之故雖非
效然南桂徑而

擇官而任利祿之見究未盡除
況與弼果欲行其志即官僚盡
心補導未嘗不可任其生平安
有一躁朝班便加大用之理乃
以除授未能滿志遽爾辭歸是
仍以高官顯爵為重而况薦剡
本出自石亨之意則不必如瑣
綴錄之誣罔而謂之出處從違

景泰朝累薦不起曰官官釋氏不除欲天下治平難
矣及是以勅書崇重意當大用而官僚無事慮不得
即行其志故卒辭歸方與弼之至也李賢以賓師禮
事之推之上座編修尹直至今生于側直大愠出即
誘與弼作饋級錄言與弼嘗為其弟所訟又言與弼
為石亨跋族譜自稱門下士由是士大夫多訾與弼
而亨譜世固未有見之者後儒為
辨其誣云 尹直字正言泰和人

秋 八月詔修一統志

李賢等為總裁官書成凡九十卷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帝慮廷臣黨比欲知外事倚錦衣官校為耳目由是指

實不然矣

廷臣黨比當時

固不能免誠使

權不下移復于

事之是非人之

邪正隨時精察

而整飭之自不

處君下之分朋

植黨英宗欲知

外事而寄耳目

于錦衣實為非

策若以臣工皆

不足信宜官校

輩轉可信乎判

事之端一聞而

門達遼果遇事

揮使門達

豐潤人

僉事遼果

安平人

俱得幸而果更強鷙

帝尤委任之杲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

進聲伎貨賄以祈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逮每

逮一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

無所忌賢請撤還帝不許于是其勢益張

己卯

三年春正月保喇犯安邊營

在榆林府定邊縣東北有新舊二營相去六十

里今以新營併入舊營設都司駐守

石彪及楊信擊敗之

先是彪備敵大同擊斬巴圖王

舊作把禿王今改

奪其旗封

生風相繼為塵
斬致貨賄公行
人罹荼毒未幾
而錦衣獄舍至
不能容復為增
廊而英宗情然
不悟其非如是
而欲望政治清
明其可得乎

定遠伯既而充總兵官禦寇寧夏至是保喇以二萬

騎犯安邊營彪與楊信擊之連戰皆捷斬其平章郭

勒齊追出塞復大敗之斬馘數百獲馬駝牛羊二萬

餘捷聞進彪為侯

彪既屢立戰功與亨並封公侯勢盛而驕多行不義馴至于敗

二月遣御史同內官採珠廣東

幸太監曹吉祥宅

夏四月方瑛大破東苗

即白苗在貴陽府貴筑龍里諸縣界

東苗干把諸等攻都勻諸衛命瑛率川湖雲貴軍分

四道擊之所向皆捷生擒千把諸送京師磔之瑛前
後討川湖貴州諸苗克寨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
之功前此莫與比者

秋八月石彪有罪下獄

彪自陝西召還謀鎮大同與亨表裏握兵柄令千戶
楊斌等奏保帝覺其詐收斌等拷訊得實大怒下彪
詔獄令門達鞠之得其繡蟒龍衣及違式寢牀諸不
法事罪當死遂籍彪家并逮其黨治之

彪事既發言
官將于朝班

劾之有泄于彪者帝聞之大怒乃勅文武大臣無故
不得相往來給事中御史及錦衣官不得與文武大
臣交通違者依太
祖鐵榜例治罪

冬十月石亨以罪罷

先是亨以彪下獄大懼請罪帝慰諭之亨請盡削弟
姪官放歸田里不許至是法司再鞫彪因交章劾亨
招權納賄肆行無忌私與術士講論天文妄談休咎
宜寘重典乃罷亨閑住絕其朝參

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者黜之

何正也而奪
之名則非正
英宗竟居之
疑皆由小人
以此邀功而
宗亦從而歸
遂不復審其
之順逆李賢
侃數言寔為
理其有裨于
汰良多然賢
知位為英宗
有當景泰時
未聞限此意
行規勸即

石亨既得罪帝以奪門事問李賢賢曰迎駕則可奪

門豈可示後天位乃陛下固有奪即非順彼時亦幸

成功耳萬一事機先露亨等不足惜不審置陛下何

地帝悟曰然賢曰若景泰果不起羣臣表請復位此

輩雖欲陞賞以何為功老成耆舊依然在職何致有

殺戮降黜事致干天象招權納賄何自而起國家太

平氣象豈不益盛今為此輩損削過半矣帝深然之

乃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諸冒功得官者自首更

正黜四千餘人朝署為清

詔霜降後錄囚著為令

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廷臣審錄重囚謂之朝審
遂為永制

庚辰 四年春二月石亨及其從子彪皆伏誅

遼杲奏亨怨望愈甚與從孫後等日造妖言且蓄養
無賴專伺朝廷動靜不軌迹已著廷臣亦言不可輕
宥乃下亨詔獄坐謀叛律應斬沒其家貲未幾亨瘦

死虎僂于市

帝初緣亨復位德之亨無日不入見即不召必假事以進出則張大其言在亨

門下者得亨語即揚于衆以為聲勢朝臣奔走恐後
亨乃以貨之多寡為授職美惡入之先後為得官遲
早時有朱三千龍八百之誣謂郎中龍文朱銓輩俱
以賄被顯擢也久之干請愈甚帝不能堪以語李賢
賢曰惟獨斷乃可因勅左順門非宣召毋納總兵官
亨燕見遂稀所請亦漸有不從者而亨猶不悟恣橫
如故邊畧本亨所擢密受帝旨伺亨所為以報而亨
亦不知處本以戰功起家不藉父兄蔭然一門二公
侯所蓄材官猛士不下數萬中外將帥半出其門又
謀鎮大同為天下精兵處故人皆疑其有異志遂及

禍于

夏四月大雨雪

月餘乃止

秋七月乙亥朔日食

下工部侍郎翁世資

莆田人

于獄貶知衡州府

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有定數帝遣內使增造綵緞
七千疋世資請減之帝怒下錦衣衛獄貶衡州知府
八月鞋鞞分道入寇

保喇與瑪拉噶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

總兵官李文

西番人

不敢出保喇直抵雁門至代朔忻

諸州肆掠帝遣都督顏彪率師至紫荊關馮宗至倒
馬關禦之寇稍引去

冬十二月釋徐有貞還里

有貞在金齒三年石亨敗帝謂李賢曰有貞何大罪

為石亨輩所陷耳其釋歸田里

有貞既歸猶冀復召
時時仰觀天象謂將

星在吳益自負常以鐵鞭自隨數起舞及聞韓雍平
兩廣有功乃投鞭太息曰孺子亦應天象邪遂放浪
山水間十餘年而死
韓雍字永熙長洲人

辛巳
五年春二月巡撫廣東都御史葉盛請罷採珠池從

之

夏五月殺弋陽王莫璽

字獻王
權之孫

遂果敢以墜門
以味之事誣璽
守藩其虛實是
非不容中立既
已往勘得白即
當治果以反坐

遂果誣莫璽母子亂帝遣官往勘事已白帝怒責果
果執如初帝竟賜莫璽母子死焚其尸方昇尸出大
雷雨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為冤

下南雄知府劉實

字嘉秀
女福人

于獄尋死

之條庶可少懲
欺罔僅爾加以
怒責姑息已深
及果迴護前非
妄行執奏猶當
窮究以核情偽

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邀索弗與
中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擁實去中官慚忿誣以罪逮

乃竟偏聽臬言
不復詳鞠輒以
捕風捉影之獄
枉坐無辜英宗
庶惡失刑果益
得橫行肆壽宗
支且蒙其害則
其他之冤溢者
又可勝記乎

曹石皆以奪門
事佐功于寵漸
至歲福自專英
宗雖厭其驕橫

下詔獄瘐死郡民哀而祠之

六月遣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擊保喇

保喇衆萬餘屯莊浪攻涼州諸衛副總兵仇廉禦之敗績敵渡河探掠
官軍莫敢撓其鋒關中震恐帝以昂總督軍務鏜充總兵官率軍擊之
鏜星見

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懷寧伯孫鏜討之
欽敗死吉祥伏誅

正統間吉祥屢出監軍輒選達官善騎射者隸帳下

不能制已為

宗寧斷且令

叔臣夫裏握

柄吉祥屢出

軍遂使將半

門家多藏甲

于教孫升木

禍尤深矣亨

雖叛跡未著

心已熾熾而招

其賄罪已當誅

除之故不致

其吉祥則竟

其黑謀呼吹為

亂雖戕及朝臣

此而身世帝額

師還畜于家故家多藏甲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

異謀日犒諸達官金錢穀帛恣所取結為死黨千戶

馮益客欽所欽問曰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

曰君家魏武其人也欽大喜會言官劾欽不法事帝

命遜杲按之降敕徧諭羣臣欽驚曰前降敕遂捕石

將軍今復爾殆矣反謀遂決會孫鏗西征師未發欽

令其黨欽天監正湯序擇庚子昧爽臨朝遣將謀以

是時擁兵入廢帝而吉祥以禁兵應之計定召諸達

請變連而禍

蓋二人惡果

蓋天故奪之

也而促其取非

是果之向按果

肥濟當也

官夜飲時孫鏜及恭順侯吳瑾俱宿朝房指揮馬亮

恐事敗逸出走告瑾瑾趨告鏜鏜由門隙投疏入帝

即收吉祥救皇城及京師諸門俱勿啟欽知事泄夜

馳往杲家殺杲砍傷李賢于朝房以杲頭示賢曰杲

激我也逼草奏釋已罪賢佯諾乃獲免欽遂率衆攻

長安門不得入賊往來叫呼門外鏜急召西征軍二

千人擊之欽走攻東安門殺吳瑾天漸曙共黨稍稍

散欽率數騎走突定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會大雨

如注鏜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
之帝出吉祥與欽尸同磔于市諸從逆者皆伏誅進
孫鏜為侯

河決開封

城中水深丈餘官舍民居漂沒者過半周王及諸守
土官乘舟筏避于城外軍民死者不可勝計

罷孫鏜西征遣都督馮宗充總兵官代之

孫鏜等既不行邊報益急因命宗充總兵官禦之起

副都御史王竑于家與兵部侍郎白圭

字宗玉
南宮人

參贊

軍務八月保喇三上書乞和帝遣指揮使唐昇齎敕

諭之自是每歲入貢而寇掠如故

明年白圭王竑巡邊遇敵皆敗之時

穆爾格爾與保喇相仇殺未幾穆爾格爾死衆共立

蒙古勒克呼青吉斯亦號小王子自是韃靼部長益

各專權蒙古勒克呼青吉斯舊

作馬固可兒吉思今改後仿此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

冬十一月丁酉朔日食

壬午六年夏五月都督僉事顏彪擊廣西徭破之

病彪奉命討賊
濫殺冒功賊黨
未盡勦除而平
民轉罹其害功
實不足以償罪
且賊不久即發
則其自謂所向
皆捷又安知不
出于一飾乎至
陳涇分鎮梧州
當賊入州城執
官劫庫不聞禦

自元年春大藤峽

在潯州府桂平縣西北四山環繞綿亘數百里跨潯抑二府之間為

獠

獠為亂兩廣苗獠蠢起廣西殘燬殆徧前年帝

命彪為總兵官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餘寨駐

軍大藤峽進擊龍山

在潯州府貴縣北為藤峽左臂

直抵潯梧所向

皆捷而彪多冒殺濫功勦捕不能盡賊故不久即發

明年賊夜入梧州城劫官庫放罪囚執副使周琦殺家居布政使宋欽總兵官陳涇擁兵自衛不敢發一矢乃縱賊出城而與之和賊亦尋遣琦還事聞帝降旨切責而已

秋九月皇太后孫氏崩

諡孝恭皇后

戰捕誅惟知擁
兵自衛已難逃

玩律之愆乃復
縱賊出城聽其
免脫轉與求和
是不但失守封
疆直與通賊無
異正宜立正典
章而英宗僅為
降旨切責國典
蕩然無怪軍伍
之曰以廢弛也

廣錦衣衛獄

初達杲給事門達左右達倚為心腹及杲得志達反
為之用至是杲已死達欲踵其所為益布旗校于四
方告訐者日盛尋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
隙地增置之及達敗始毀去

冬十一月葬孝恭皇后

呂原罷

原丁母憂詔葬畢即起視事原乞終制不允及抵家

寢苦哀毀甫襄事而卒

原佐李賢秉政賢通達還事立斷原守正濟以持重會彭

時亦入三人相得甚歡庶政稱理原卒年止四十五人皆惜之

癸未七年春二月以陳文

字安簡廬陵人

為禮部侍郎兼翰林學

士入內閣預機務

文自廣東左布政使丁母憂特召為詹事侍東宮講

讀呂原卒帝問李賢誰可代者對曰柯潛

字孟時莆田人

可

出告王朝朝曰陳文年資皆深舉潛置文何地明日

賢入見固請用文帝乃許之文既入閣每事與賢爭

韓范上殿爭論下殿不失和氣乃所謂和而不阿凡為大臣者當如是也陳文出入閣非由賢薦每事與爭則可行私意而不

顧公義其設心
實不可對人夫
政事所繫止當
權其是非可否
大理有當爭即
舉主亦不應避
讓如無可議難
非所親習亦不
得稍存異同使
如文之見必
一經引引遂終
身阿比相容流
樊伊于胡底蓋
明季門戶結習
牢不可破而文
則獨敢尤深也

曰吾非若所舉也

夏四月殺巡按御史李蕃

雲南河陽人

蕃巡按宣大錦衣衛偵事者言其擅撻軍職逮治之
又遼東巡按御史楊璉山西巡按御史韓祺並以中
官誣奏相次被逮蕃與祺並荷校死

五月己丑朔日食

冬十一月下錦衣衛指揮同知袁彬于獄尋釋之

彬與門達同掌錦衣衛事彬恃帝舊恩不為達下達

深銜之乃誣彬罪且言其嘗受曹石賄奏下彬于獄
軍匠楊塤擊登聞鼓為彬訟寃語侵達詔并下達治
時大學士李賢方被罷任數陳達罪達恨次骨欲并
去之乃榜塤寃主使塤知達意即謬曰此李學士導
我也達大喜即奏聞請法司會鞫于門外帝遣中官
裴當監視達欲執賢與質當曰大臣不可辱乃止及
訊塤仰曰吾小人何由見李學士門錦衣實教我言
之達色沮不能言彬亦歷數達納賄狀法司畏達不敢

聞坐彬絞輸贖塤斬帝命彬贖畢調南京錦衣而
禁錮塤

甲申八年春正月帝不豫命太子視事文華殿

有間太子于帝者帝臥文華殿密召李賢告之賢頓
首伏地曰此國本也願陛下三思帝曰然則必傳位
太子乎賢又頓首曰宗社幸甚帝起立召太子至賢
扶太子令謝太子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

帝崩遺詔罷宮妃殉葬

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
多者至數十人景泰帝以郕王薨猶用其制至是帝
遺詔罷之

太子見深即位

是為
憲宗

以明年為成化元年

赦

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英宗疾篤綸

廷臣與內豎往
來親密律已之

道已乖當英宗
疾厲而王綸竟
私詣溥計事跡
涉陰謀尤足起
人猜議但陳文
身在政府即有
所聞見亦當靜
以俟之使果溥
繪乘間作奸謀
其罪而真之法
又何不可乃密
覘德度陰肆撻
排銜籍字寄而
心如也誠實為可
現況以筆語大
事輕爾爭是非

私詣溥計事陳文與溥比舍居密覘之已而英宗崩

李賢當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

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

昂賢怒發其事會大斂時綸衰服襲貂帝惡之因數

綸罪執下獄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

景泰中置
縣今屬廣

州知縣降雍為浙江叅政

二月指揮僉事門達有罪下獄戍邊

達先以王綸必柄用預為結納及綸敗調貴州都勻

筆巧播如黃綸
此罪狀不明無
以服其心而乎
衆論且以連賊
竄滋累無辜直
敢弁是國法之
固不足道乎賢
何亦受其欺而
不之覺耶

衛甫行言官交章論其罪逮繫論斬後貸死謫戍廣

西南丹衛

始以內批授官

帝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為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
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
恩者以千數

三月尊皇后為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為皇太后

帝命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欲獨尊貴妃為太后

李賢彭時持不可頃之中官傳貴妃旨曰子為皇帝
母當為皇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
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
初不加尊今名分固在安得為此中官曰如是何不
草讓表時曰先帝時未嘗行今誰敢草中官復厲聲
恠之時拱手面天曰太祖太宗神靈在上敢有二心
且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為之爭不忍默者欲全
主上聖德爾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為宜賢亦

極言之議遂定將上冊寶彭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
錢皇后請加二字以便稱謂從之越數月中官覃包
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于太后不敢自主非二
公力爭幾誤大事陳文初默無一語聞包言大愧
放宮人

時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日者君象君德明則
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
察微持之不怠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

太甚自宣德至天順間選取官人太多浣衣局沒官
婦女愁怨尤甚皆宜放還帝從之中外大悅

名岳正還

詔正以原官直經筵正自謂當大用而李賢欲用為
南京祭酒正不悅會有忌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嫌
之未幾出為興化知府

正至官為政具有條理而鄉
士大夫多不樂之正亦厭吏

職後以入覲遂
乞罷卒于家

復立團營

明年正月復罷
又明年復立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不見

五月大風雨雹

李賢上言天威可畏陛下當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帝納之

葬裕陵

謚曰睿皇帝廟號英宗

明史贊曰英宗承仁宣之業朝野清宴大臣輔政綱紀未弛獨以王振擅權開慶遂至乘輿播遷乃復辟而猶追念不已抑何感也然如釋建庶人之幽繫罷宮妃之殉葬則威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英宗英德處不可枚舉史臣乃稱其粹建庶人罷宮妃殉葬為

可法後世夫程
建庶人何闢政

致而宮人何璧

自是亂政罷之

宜丹然豈足謂

為威德哉

秋七月立皇后吳氏

順天人

八月廢之冬十月立妃王氏

上元人為皇后

帝居東宮時萬貴妃

諸城人

已擅寵吳后既立摘其過

杖之帝怒廢居別宮乃冊王氏為后貴妃寵冠後宮

妃時年三十有

五帝寵之顯房

王后處之澹如也以是得安

致仕禮部侍郎兼學士薛瑄卒

諡文清

瑄告歸凡七年及得疾危坐正寢而逝贈禮部尚書

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復性為主嘗言自考
亭以還斯道大明無頌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

二十卷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隆慶中從祀孔廟

始置皇莊

以沒入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

給事

中齋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與民爭利弗聽自是戚畹及中貴家多奪民地為莊田矣

立武舉法

直省舉諸武藝人兵部同總兵官考其策略弓馬分別甲乙武舉廢已久至是復立之指揮以下子弟皆令入學

憲宗皇帝

乙酉 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

字良佐鳳陽人

僉都御史韓

雍討廣西徭

守臣奏廣西徭獍流剽廣東又越湖廣江右日益蔓

延乞選將征討兵部尚書王竑亦言賊非大創不止

薦雍統兵乃命輔為征夷將軍名雍為僉都御史贊

理軍務

開納粟例

以備兩廣軍餉

二月詔雪于謙寃

御史趙致

武進人

言于謙等為石亨輩誣陷榜示天下

竊思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

乞收回前榜死者卹贈生者錄用帝曰朕在東宮時

即聞謙寃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所司其急

如敬言施行釋于冕還家明年八月復冕官

冕先授副千戶

遣行人往祭謙墓

制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

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傳誦焉

帝耕藉田

彗星見

三月帝視國子監

荆襄盜起

荆襄上游為鄖陽古麋庸二國地元至正間流賊聚此為亂終元世不能制洪武初鄧愈以兵勦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

鄖陽當山谷險
險之區人為通
進湖襄鄧愈既
得其地即當湖
林等而置官司
為善後良法豈
可棄置而弗理
其後元氏此聚

既多輒相舉
則其竊法細
罪應誅帝以施
益深更何心原
其為氣定所迫
安宗不即用兵
曾不免通于姑
息至御史衙命
撫輯自當通務
其地窮如究詰
職乘也而搜校
黨毋使滋蔓難
圖乃徑論以懲
人而竊悍之徒
乃聽其伏匿不
出未幾而劉通

谷院塞林箐蒙昧中有草木可採掘以食正統二年

歲飢民徙入不可禁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長漢中

守臣以聞請誅之英宗曰小民為飢寒迫耳奈何即

用兵命御史往撫輯謫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奸潛

伏不出尋復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已境因循不治

至是有劉通者

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治門有石
斛重千斤通手舉之因號劉千斤糾

其黨石龍

號石
和尚

劉長子等聚眾數萬為亂

偽稱漢王
建元德勝

寇襄鄧境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死焉已而朝廷命

等遂敢得就拔
獨臨惠當時司
事者罪其可逭
乎

朱永字景長白圭討之至南漳隋縣今屬襄陽府連敗賊是在

年在頃知賊巢在豆沙河在鄆陽府保康縣西北下流入筑水萬山之中

列為七屯諸軍分道進賊據險下木石如雨官軍四

面仰攻蟻附而登遂擒通送京師俘斬無算在明年春石

龍劉長子逸去轉掠四川燧巫山注見前太昌後周縣今屬夔

州圭分兵蹙之賊被圍食盡長子縛龍以降賊小息

在明年冬

夏六月奪張瑾楊宗襲爵

瑾父太平侯軌宗父興濟伯善俱以奪門功封時以
迎復襲爵者皆革奪惟瑾宗尚襲封指揮同知董源
等援例乞復遂并革瑾宗

秋八月雨畿湖廣浙江河南飢

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
流移南陽荆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
麥絕收乞勅官司賑濟于是命王恕

字宗貫
三原人

及浙豫

撫按各賑其屬旋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

史吳琛

繁昌人

往淮揚內外諸臣請緩征鹽鈔逋賦等

皆從之義琛無他策惟條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

冬十一月韃靼瑪拉噶寇延綏

敵衆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寧夏總兵李杲陝西巡

撫項忠

字董臣秀水人

等率所部兵禦之官軍力戰乃引去

初韃靼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為患不久景泰初始犯延綏然部落少

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勒楚爾

舊作阿羅
出今改

者率屬潛

居河套遂逼近西邊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

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至

二千里饒水草外為東勝衛

即古東勝州注見前明
初于此置左右二衛永

樂後
廢

東勝而外土地平行敵來不能隱明初守之後

以曠絕內徙至是保喇與小王子瑪拉噶等先後繼
至據中國人為嚮導抄掠延綏無虛時矣

韓雍破瑤于大藤峽

初國子監生封登奏得州夾江諸山險峻中有大藤
如斗延亘兩崖勢如徒杠蠻衆蟻度號大藤壑登峽
巔數百里顧盼可盡諸蠻倚為輿區中產猿人藍胡
侯槃四姓為渠魁又有獠人善傳毒弩矢中人無不
立斃四姓猿亦憚之自景泰以來嘯聚為亂隳城殺
吏所至坵墟乞調兵勦滅報聞及朝議用兵編修邱
濬字仲深瓊山人上書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
深逃出沒所以不常且葉葉密

宜困賢善之獻于朝詔錄示諸將諸將多主其說欲

言道路崎嶇驅
之則首尾難知
因之則賊突無
定勢將何以取
勝自不若韓雍
協其心戰以靖
桂林之高得算
也弟嘗以粵人
言粵事何至不
訪時勢乃爾觀
所云在東者宜
往在西者宜困
豈亦未免有私
其御由移禍隣
疑之見邪

分兵兩廣韓雍曰不然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

戰是自敗也大藤峽賊之巢穴我以全師搗之心腹

既清餘迎刃解耳趙輔知雍才足辨賊軍謀一聽于

雍雍乃倍道馳全州

注見前

破陽洞叛苗又自桂林破

修仁

唐縣今屬平樂府

荔浦

漢縣今亦屬平樂府

諸賊尋長驅至峽口

儒生里老數十伏道左願為嚮導雍見即罵曰賊敢
給我吹左右縛斬之左右皆愕既縛袖中利刃出推
問果賊也悉支解剗腸胃分掛林菁
間累累相屬賊大驚曰韓公天神也
雍督諸軍水陸

並進連破山南石門林峒古營諸巢焚其室廬積聚

賊皆奔潰追躡至九層崖

在大藤峽北

等山先後破賊三

百二十四寨生擒賊渠侯大狗及其黨七百餘人斬

首三千二百有奇墜溺死者不可勝紀先是峽中大

藤晝沈夜見賊以為神及是雍用斧斷之改名斷藤

峽勒石紀功而還捷聞帝賜勅嘉勞召輔還封武靖

伯雍進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

明年餘賊鄭昂等攻臨洛容北

流諸縣流劫至廣東境雍發兵撲滅之洛容唐縣今屬柳州府北流隋縣今屬鬱林州

丙戌 二年春三月遣右都督李震

南陽人

討靖州苗破之

湖廣靖州銅鼓五開武崗

注俱見前

等苗為患巡撫王儉

不能討乃以命震震督諸軍由銅鼓天柱

明守禦所後改縣今

縣屬貴州鎮遠府

諸境分道入破八百餘寨又大破猛獍于

桂陽威名著西南苗獠畏懾呼為金牌李

南畿大飢

發淮徐倉米四十萬石賑之

夏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修撰羅倫

字彞正吉安永豐人

疏諫貶

福建市舶司副提舉

百官志市舶司掌海外諸番朝貢市易之事提舉秩從五品副提舉

賢丁父憂令馳驛歸葬即還視事賢再疏乞終制不

許及還京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遂上疏諫

曰畧

臣聞朝廷援揚溥故事起復李賢竊謂賢大臣起復
大事綱常風化繫焉昔于夏間三年之喪金革無避
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陛下于賢以
金革之事起復之與則未之有也以大臣起復之與
則禮所未見也且陛下必欲賢身任天下之事則賢
身不可留而口實可言或降溫旨使賢于天下事知
必言言必盡陛下于賢之言聞必行行必力賢雖不
起復猶起復也苟知之而不能盡言言之而不能力
行賢雖起復無益也又何必逆
先王之禮經捐大臣之名節哉疏入點為福建市舶

副提舉王翱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布

恩歸怨朝廷吾何可救之竟不從

賢卒商輅復入閣以為請倫始復

官尋乞歸以金牛山人跡罕至築室讀書其中四方

從學者甚眾稱為一峰先生久之卒嘉靖中贈左諭

德謚文毅 金牛山

在吉安府萬安縣南

秋七月封弟見治

英宗弟八子

為忻王

未之藩亮

見沛

英宗弟九子

徽

王

後之藩鉤州

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

諡文達

閣臣得君自三楊以後無如賢者而賢亦自以受知

李賢在英宗朝
初掌柄有可觀

而丁景泰時則
浮沈自至毫無

堅立即所陳中

興正本十策乃

無一語敢勸等

亂豈得謂之天

心精曰況由那

習定知起擢荒

不能以謹言正

道力諫酬知其負

景泰嘗甚不特

著書過敏之足

滋物議也

人主所言無不盡及是卒帝震悼贈太師

賢常言內帑餘財不

以恤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移之于土木禱祠
聲色以故頻請發帑賑貸恤邊前後不可勝紀故事

方面官三品大臣保舉行之既久營競成風賢令吏

部每缺舉二人請帝簡用並推之例始此當時翕然

稱為賢相然自郎署受知景泰帝起擢侍郎而所著

書詆帝荒淫多過其實而其抑葉盛擠岳正不救羅

倫尤為世

所惜云

以太常寺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內閣預機務

李賢既卒故有是命

定之以文學名一時嘗有中旨命製元宵詩內使却立以俟據

素伸紙立成七言絕句百首人嘗一日

草九制筆不停書人咸服其敏捷云

鎮守開元太監韋朗有罪赦不問

時內侍梁芳韋興諂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錢能
韋眷王敬鄭忠等爭假採辦名先後出監大鎮皆縱
恣帝以妃故不問也朗鎮開元坐失律當逮治其同
官鎮守太監李良上言昔武侯失律街亭韓琦喪師
西夏兵家之常未嘗以一眚遂棄朗請戴罪立功兵
部議勿許內批允之

丁亥
三年春二月丁酉朔日食

瑪拉噶三上書求貢許之

時韃靼諸部內爭保刺弒蒙古勒克呼青吉斯瑪拉

噶殺保喇更立他汗

史無其名

阿勒楚爾復與瑪拉噶仇

殺瑪拉噶殺所立汗逐阿勒楚爾使使人貢尋渡

河掠大同帝命撫寧侯朱永等征之會瑪拉噶再乞

通貢而別部長頗羅鼐

舊作字魯乃今改後仿此

亦遣人入京帝

許之詔永等駐軍塞上

給事中程萬里上言瑪拉噶窺伺邊疆其情巨烈然臣度

其有可狀者三近我邊地止二三日程彼容我主一也兼并諸部馳驅不息既驕且跋二也此來散逐水

君臣日對時咨

政務必有寃蹟

經筵進論已屬

具文至詔旨賜

饌及叩謝山呼

循例敷言即謂

有當于勤政斯

已鄙矣劉定之

請亦欲去其繁

文耳史氏遂謂

無一辭相接以

與順答定之雖

草部落四分兵力不一三足宜選精兵二萬統以驍
將使探瑪拉噶所在潛師擣之破可必也帝壯其言
而不
能用

御經筵

故事經筵講畢辭退帝必口宣賜酒饌閣臣講官並
承旨叩謝出及是劉定之請以例賜毋煩玉音自是
君臣之間無一辭相接時咸以定之與順為過云

三月召高輅復入內閣

驛召至京以故官入閣

云安禮存羊而
當時君臣之睽
陽政務之叢脞
亦可見矣

夏四月四川地震

四川自去年六月至于是月地三百七十五震勅所
在官吏修省遣使祭其山川

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修省

言官劾罷戶部尚書張睿南京禮部侍郎俞綱等于
是陳文彭時高輅劉定之姚夔

字大章
桐廬人

並乞免上昏

慰留

六月遣襄城伯李瑾

隆之子

尚書程信等討四川山都掌

蠻

今四川叙州府興文縣本西南蠻地名大壩都掌元
置戎州明降為縣後人改縣曰興文即今縣是也通

志蠻有山都六鄉水都四鄉
而山都尤為強悍叛服不常

山都掌蠻叛臨合江

注見前

等九縣朝議大發兵討之

以瑾佩將軍印充總兵官信進尚書

信先為兵部侍郎

提督

軍務師至永寧

明宣撫司今改縣為敘永廳治

分道進所向克捷先

後焚賊寨二千斬首三千有奇獲鎧仗孳畜無算又

討平九姓苗

明史地理志永寧有九姓長官司地今在敘永廳界

之不奉化者

改大壩為太平川長官司

今廢為大壩營在敘永廳西北

分都掌地

設官建治

山都水都分地以治

控制之師選瑾進為侯信亦進

秩兼大理卿與白圭同涖兵部

秋八月增江西督賦官

巡按御史趙啟言江西賦繁官少催征不力逋負者
多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乃增布政使參政
一南昌吉安撫袁臨江饒瑞七府同知各一

冬十二月杖藹翰林院編修章懋

字德懋
蘭谿人

黃仲昭

名潛
以字

行蒲
田人
檢討莊景

字孔明
江浦人

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仲昭景同

疏進諫

畧曰今川廣未靖遠在多虞三楚豫章赤地千里正陛下宵旰焦勞之日不宜更耽宴樂

至翰林以論思為職宣宗皇帝御製箴曰啟沃之言
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鄉魯以陳張登宜堯舜之
道詩詞非仁義之言乞停止燭火移此視聽明目
達聰省此費財賑飢恤困則災祲可銷太平可致

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妄言杖之謫懋仲昭

知縣景通判時以懋等與羅倫同稱翰林四諫

懋等
在道

以言官論救懋仲昭改南京大
理評事景改南京行人司副

戊子 四年春三月禁蕪戚請民田夏四月慶雲伯周壽

平昌

人周太
后弟 求涿州田許之

先是番僧扎實巴勒

舊作劄實
巴今改

乞靜海地為常住田

嘉善公主

英宗女下
嫁王增

求文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

地四千餘頃皆予之給事中邱弘

字寬叔
上杭人

等言洪武

永樂年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聽民開墾永不科

稅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為閒田奏乞至數十百頃夫

地踰百頃古者百家恒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

百家恒產哉帝然之詔自今請乞皆不許扎實巴勒

等所乞還之于民未幾壽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六十餘頃帝不得已許之自是朔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壽弟彘求武強武邑地六百餘頃皆予之給事中李森

字時茂
歷城人

疏諫不省

加番僧封號

西僧札巴置勒木槃

舊作劉巴
堅參今改

以秘密教進封萬行

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封國

師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
梭輿衛卒執金吾仗前導其他羽流加號真人高士
者亦盈都下而佞倖由茲進矣

陳文卒

文素以才自許在外頗著績效及居宮端行事鄙猥
既參大政無所建明子弟家人大通賄賂羅倫論李
賢奪情文內媿

文為詹事時
方丁母憂

陰助賢逐倫益為時論

所鄙

六月慈懿皇太后錢氏崩

諡孝莊
皇后

九月葬孝莊皇后

初英宗大漸遺命曰錢皇后千秋萬歲後與我同葬

方英宗北狩后傾中宮贊佐迎駕夜哀泣額天倦即
卧地損一股以哭泣復損一目及在南宮英宗不自

得后曲慰解
故遺命如是

大學士李賢退而書之冊及營裕陵賢

請營三壙中旨不可事遂寢至是周太后不欲后合

葬帝召大臣議彭時白合葬裕陵主祔廟定禮也翼

日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

時與商輅劉定之合辭言曰皇上下大孝當以先帝心

為心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右以待將來則兩全其美矣帝頷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生母薄太后而呂氏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譏來葉下禮官及羣臣集議皆請如時言帝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別卜明日廷臣百四十七人並上疏諫又明日禮部尚書姚夔合諸大臣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祖宗成法豈可阿順母

天子之孝自與常人不同且常人尚有與謀之義而不徒以從順為孝況宗廟社稷之所繫乎

憲宗崩太后私
意以致其臣泣
陳不成詞繼卒
之仍從舉其繼
太后后之適又
安得謂孝子至
于反汗賜外戚
四乃其過之小
者豈不足論矣

后顯違前典帝猶豫未決給事中毛弘

字士廣
鄭人

倡言

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合羣臣伏哭文華門外帝命
退衆叩頭曰不得旨不敢退自己至申帝與太后皆
感動乃許之羣臣呼萬歲出

冬十一月督都劉玉

字仲璽
磁州人

副都御史項忠討開城

今平

涼府固原州境
明初為開城縣

叛酋滿俊平之

滿俊亦名滿四其祖自洪武初即率所部歸附世以
千戶畜牧為雄長仍其故俗無科徭地在開城縣固

原里俊素獷悍藏匿奸盜會有獄辭連俊有司跡捕

至其家多要索遂激衆為亂據石城

在固原州西北

石城即

唐吐蕃石堡城在山巔四壁削立惟一徑可緣而上

最稱險固官軍討之屢為所敗不數月衆至數萬關

中震動乃以玉為平虜副將軍忠總督軍務討之既

抵石城前軍已屢敗賊乘勝遂之玉中流矢被圍衆

欲退忠斬一千戶以徇親當矢石不少避玉得出復

連戰數十賊大衄會冬寒甚忠慮賊乘凍渡河與套

寇合乃督兵直薄城下列圍困之有賊夜出汲被獲
忠貫其死賜之金帶鈎從歸使誘俊出戰伏兵擒焉
賊盡殲于是毀石城送後京師伏誅

巳丑五年夏五月以禮部侍郎萬安字循吉眉州人兼翰林學士

入內閣預機務

安由編修累遷禮部左侍郎外寬而深中同年生詹
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齒少于安安兄事之得其
歡泰每當遷必推安出已上至是議簡閣臣復推安

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
安無學術既柄用惟日事請託結諸閣為內援時萬
貴妃寵冠後宮安使內使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妃嘗
自媿無門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
數過安家兩家婦日相往來通妻著籍禁中恣出入
安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

六月癸丑朔日食

秋八月吏部侍郎兼學士劉定之卒

諡文安

下刑部郎中彭韶

字鳳儀
莆田人

監察御史季琮于獄

太后弟周或奏乞武强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為

閒田

或已乞二縣地六百頃此
又欲于其外籍民田也

帝遣官按視皆民所

墾闢輸賦者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没入為閒田

得七十餘頃或不滿復言于帝改命韶琮覆視韶琮

往不復步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真定田自祖宗

時許民墾種即為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

家與國咸休豈當與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

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疏入詔以田歸民而責詔琮方命下詔獄言官爭論救乃釋

冬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先是雍以兩廣地大事殷請于東西各設巡撫帝可之而命雍總理軍事未幾雍以憂歸賊復熾僉事陶魯字自強鬱林人言兩廣地勢錯互當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劫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一

而責有所歸乃起雍為總督開府梧州

庚寅六年春二月遣使分巡州郡

兵部尚書白圭等言陝西屢遭寇掠川廣盜攘未息
疫癘行于閩越災異見于淮南兩畿齊豫雨雪愆期
二麥槁死荆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大臣
循行天下便宜興革于是遣大理寺少卿宋旻

浙江淳安

人侍郎曾翬

字時叔
泰和人

原傑

字子英
陽城人

黃琮副都御史滕

昭巡視畿南

大名諸府

浙江河南四川福建賜勅遣之奏

斥貪殘吏甚衆

其南北直隸陝西山西山東湖廣荆襄兩廣貴州有巡按者江西有撫民

按察使者及雲南多土官皆不遣使責所在官司恤民察吏

三月命撫寧侯朱永都御史王越

字世昌濬人

等禦敵延綏

先是瑪拉噶雖求貢而屢犯延綏守將許寧

字志道貴之子

擊退之事在四年尋復糾三衛入寇榆林大擾大同巡撫

王越遣寧及楊信等連敗之

事在五年

至是頗羅鼐與阿

勒楚爾合別部伽嘉色凌

舊作亂加思蘭

博勒呼

舊作李羅忽今並改

亦入據河套伽嘉色凌舊居土魯番

在哈密西今屬閩辰其東為火

州即唐高昌縣又東為柳陳即唐柳中縣其西有交河即唐交河縣治

天順間嘗遣使

朝貢朝廷使往撫諭之已乃稍引而東與諸部相雄長遂竊入套中為久居計延綏告急帝命永為將軍以越叅贊軍務往禦之永至數以捷聞越等皆論功

陞賞而敵據套自如

既而帝以兵部尚書白圭言命廷議大發兵授套乃以武靖侯

趙輔為將軍節制諸路王越仍督師敵大入延綏輔不能禦未幾召還以寧晉伯劉聚代之聚亦未有功而瑪拉噶頗羅羅稍衰敗伽嘉色凌擊殺阿勒楚爾結元裔們都圩居套中稱汗伽嘉色凌為太師事在八年按們都圩舊作滿都魯今改後仿此

夏四月旱

北畿山東河南大旱陝西四川山西兩廣雲南並饑
六月戊申朔日食

大水

順天河間永平諸府大水時旱澇相仍民食草木幾
盡從吏部尚書姚夔請遣使賑卹

秋七月皇子

即孝宗

生于西內

皇子母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俘入掖庭警敏

宗宗傳流滿地
任其相毒而不
能檢制幾成災
劉燕不之過宗

聞者無可辨奇
傳聞事秘流
傳人豈可盡憑
如所稱後宮有
娠皆遭害則
此言之極生
於成化五年何
獨無恙且其伺
察必嚴人何倘
于紀妃得以病
瘳相以而宮婢
釣治亦肯代為容
隱是子既生即
使旅城弱能歌
縱欲護救亦必
區外庭為保

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妒後宮有娠者

皆墮之帝偶行內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娠萬貴

妃知而恚甚命婢鈎治之婢謬報曰病瘳乃謫居安樂堂

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同安人溺馬敏驚曰上未有

子奈何棄之稍哺粉餌密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

得時吳后廢居西內近安樂堂密知其事往來哺養帝與妃不知也

辛卯七年春正月以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巡撫延綏

時虜數入邊兵部尚書白圭請罷延綏巡撫王銳遷安

有人安敢仍留
附近安樂堂之

他室吳后復往

來哺養者不意

萬妃之稍有知

覺于且極極故

在而敏之驚稱

上未有子出於

何意且極極故

即立儲又豈能

容諷不使萬妃

知之然或家傳

聞與辭往往從

而故歸不足深

信者類此多矣

人推陝西布政余子俊代之先是延綏鎮治綏德州

屬縣米脂

宋砦元為縣
今屬綏德州

吳堡

亦宋砦元為
縣今屬葭州

孤懸鎮外

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

子俊既至乃徙鎮榆林增益兵衛攻守器畢具榆林

遂為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

始立漕粟長運法

初宣德間從平江伯陳瑄請立兌運法

事具前

至是應

天巡撫滕昭又變為長運令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

兑曰改兑加耗外復石增米一斗後數年命淮徐臨
德四倉之米悉改水次交兑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
二月增設蕪湖荊州杭州鈔關

初抽分竹木止取鈔後易以銀

冬十月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督河道

英宗初命官督漕分濟寧南北為二侍郎鄭辰

字文樞浙

江西安人

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

字子信
嶧縣人

治其北至是河

道淤塞廷議分漕河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為

三道各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一人
總理其事于是始命恕為總河

十一月立子祐極

祐賢妃出

為皇太子

祐極以五年四月生至是立為皇太子

明年二月卒謚悼恭傳者

謂萬貴妃害之也

十二月彗星犯紫微

光長竟天正晝猶見帝避正殿撤樂勅羣臣修省條

時政得失

彗至明年正月乃滅

明世之不見

草臣大抵由于

官至理謂時時

爭方請占對而

中官即以初見

未洽為言益隱

慮其密議論數

陳而預為防制

時等情意未

孚言遂不覺為

其所給雖遠

而僅以言為了

事則又何言乎

力請也且時輒

如某言常據說

見閣臣于文華殿

彗星久見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時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舛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輩嘗言不見召及見止知呼萬歲

何事不能動聽
萬安皆次在後
豈得越眾狂退
如彼叩頭欲出
而素對未畢又
何妨少留乃竟
相率侍辭後詔
訕笑追其後萬
歲閣老之語安
反借以譏斥彭
時亦由其語味
無所建白耳

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

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計事安止之曰君不聞彭公
邪請名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今吾輩每事盡
言太監擇而聞之上無
不允者勝面對多矣

壬辰八年春二月預征山西河南陝西明年賦

時議發兵搜套事見前于是內地騷然兵科給事中梁

璟字廷英
淳縣人言山西預征草豆每夫科銀或至二十兩

歲旱民饑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有三百八
十餘家人心駭懼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困事下戶部

議格不行

夏四月旱

京畿連月不雨運河水涸

五月占城遣使告難

占城自洪武二年遣使奉表入貢代著恭順前年安南國王黎灝攻破占城虜其王盤羅茶全王弟盤羅茶悅逃山中遣使告難兵部言安南并吞與國若不為處分非惟失占城歸附之心亦恐啟安南跋扈之志

宜遣官齎敕宣諭還其國王及家屬帝慮安南逆命
欲俟其貢使至賜敕責之至是以盤羅茶悅請封命
遣給事中陳俊俊明史作峻按同時有兩陳俊一為戶部侍郎一即此等賫詔
往而占城已為黎灝所據不克入

秋南畿浙江大水

已癸巳九年春正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忠順王布拉噶

舊作卜列革令改

卒無子王母主國

事伽嘉色凌見哈密無主乘隙侵掠謀據其地成化

二年其頭目奏請以都督同知巴圖穆爾

舊作把塔木兒今改

後仿此

襲封王爵詞極哀切帝乃擢巴圖穆爾為都

督攝行國王事又卒其子哈商

舊作罕慎今改後仿此

請襲都

督帝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時土魯番

酋阿里

舊作阿力今改後仿此

自稱蘇勒坦

舊作速檀今改

乘機襲破

哈密城虜王母及金印去留其妹婿伊蘭

舊作牙蘭今改後仿

此鎮之兵部言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斤

蒙古苦峪

城名在今西安府湖泉縣東南

沙州等亦為所脅則我之

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使套寇不退關中供億

愈難矣乃遣督都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

四川榮縣人

往

甘肅經略文等檄哈商及赤斤罕東默克埒

番部名在哈密

北舊作七克力今改後仿此

諸部集兵進討

三月畿南山東大饑民相食

山東境內忽黑暗如夜又大饑死者相枕籍骸無餘

齒乃命免今年租

夏四月辛酉朔日食

閱武臣騎射

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黜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已而重閱西苑罷定襄伯郭嵩

登之子等

四人

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義殺指揮馬璋不問

義至寧波指揮馬璋饋白金二十兩意不慊遂杖殺之璋母訟于朝上命義自陳言因公事杖璋璋病死非斃杖也帝命宥之

中官索賄未厭輒敢杖殺指揮實為目無國法即云以公事加杖亦非政體所宜指揮職分雖微究屬朝廷一命豈謂人所傳

肆其蓋捷明代
寵任開宣假以

事推獎守之設

已為露民病國

慮宗于此尚爾

徇情縱督何以

示懲警而振紀

綱無怪昔輩之

日益恣橫釀成

奸弊而不可預

遏之

總督延綏軍務王越襲寇于紅鹽池

在榆林府西北與寧府府接界破之

自成化初以來邊患日熾至是們都埒博勒呼伽

嘉色凌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邑總督延綏軍

務王越策寇盡銳西出而不備東偏乃率總兵官許

寧遊擊將軍周玉字廷璧滁人各將兵四千六百人從榆

林紅兒山在榆林府北出境晝夜兼行涉白鹽灘即白鹽池在定

邊縣西北北又百餘里探知賊老弱俱在紅鹽池乃分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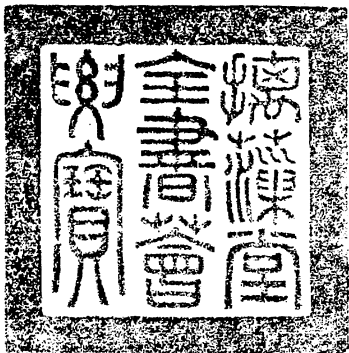
為十覆而身率寧玉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夾

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寇飽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對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復居河套間盜邊不敢大入亦數遣使通貢西陲得息肩者數年

全
卷一百五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百五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學錄臣常循

膳錄監生臣許浚